

844(2)
2115

我的音樂生活

柴可夫斯基與梅克夫人通訊集

陳原譯

第
五
種



羣
益
叢
書

羣益出版社刊行

• 1949 •

C4002/01



(攝 約 紐 在 ， 歲 一 十 五) 基 斯 夫 可 柴



(歲 三 十 三) 基 斯 夫 可 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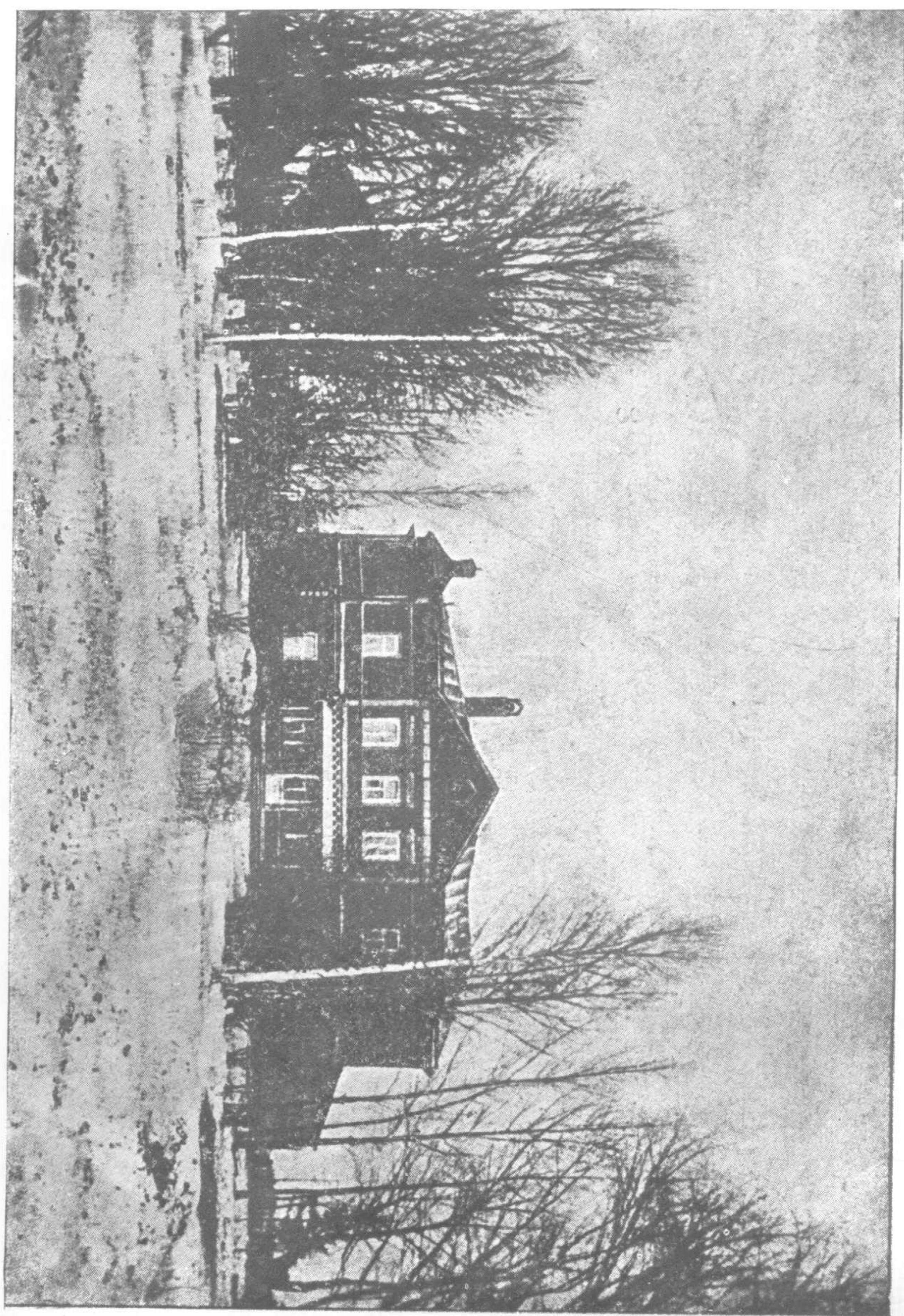


拉米德盧兒女的她和人夫克梅



(年七七八一)人夫其及基斯夫可柴

館物博斯基斯夫可柴今即——家的村林克在斯基斯夫可柴



譯者前記

一 書名的來由

在音樂史上，確曾有過幾個作曲家，能够用文字來表達他們的音樂生活的；這稀有的幾個，或者寫回憶錄（如法國的裴遼士 Hector Berlioz），或者寫論文（如德國的蘇曼†Robert Schumann），或更寫專書（如瓦格納 Richard Wagner）就這一點而論，柴可夫斯基是不屬於這一類型的。實際上在一八七六年以後，他就不曾寫過一篇論文，這時離開他的死還有漫長的十七個年頭。然而柴可夫斯基卻留給我們豐富的信札和日記。從這些信札和日記看起來，他是能够用文字來表達他的樂想的。他的一部份信札和日記已經由蘇聯科學院集成專書出版。印成單本的，是他和梅克夫人的通訊集。他和同時代人的通訊，有許多還未發表；最近在蘇聯音樂論文集 (Sovietskaya Muzyka: Sbornik Statiej: 第三卷一九四五年) 曾發表了他和卡士亞爾 (G. L. Katuar 1861-1926) 的通訊七篇，和格拉宋諾夫 (A. K. Glazunov 1865-1936) 的通訊十三篇，和里姆斯基·柯薩可夫 (Rimsky Korsakov 1844-1908) 的通訊

三十二篇，卽是一例。

在英語世界當中，有兩本這一類的書：一本是柴可夫斯基日記，一本是摯愛的朋友（Beloved Friend）。前一本的內容如書名所示，後一本則是梅克夫人（Madame von Meck）的孫媳婦（Barbara von Meck）和 C. Bowen 根據學院版兩卷本柴。梅通訊集編成的，其間加插了事實的敘述，和同時代人其他通訊的選譯，首尾連貫，儼然一部專講柴可夫斯基音樂生活的專書，甚至儼然是柴可夫斯基自己寫成的講他自己的音樂生活的專書，所加的說明正好是一種加深後人了解的詮釋。因此，當出版者仿照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著我的藝術生活，想把這部書的譯本定名為我的音樂生活時，譯者經過一陣躊躇，也覺得相當恰切；不過因為不是柴可夫斯基親自有意寫成的專書，因此譯者提議上下加一個引號，卽『我的音樂生活』表示這不過是借用來表達書中的內容的。後來我們就這樣定下來了。

書名的來由就是如此。

二 柴可夫斯基的一生

這本書主要是關於柴可夫斯基音樂生活的描敘和內心的自白。關於他的生平，這裏是不詳的。甚至他生於那一年，也沒有記敘。讀者當然很有理由要求一個小傳。我想，一九四四

年的蘇維埃日曆 (Soviet Calendar) 裏面的小傳底頭一段，可以補足這個缺陷。現在把它摘譯在下面：

音樂天才柴可夫斯基於一八四〇年生於維亞特加縣 (Viatka)。五歲的時候就開始學習音樂，那樣的年紀，他就表露出極大的音樂才能和深深的愛好。但是一八五〇年他被送入聖·彼得堡法學院唸書，一八五九年畢業，入了司法部做小官員。

可是這一部門的工作沒有使他滿足，一八六二年他進了聖·彼得堡音樂院，一八六五年在音樂院畢業，因為給席勒 (Schiller) 的快樂頌 (Ode to Joy) 作的康塔塔 (大合唱)，獲得銀獎章。

第二年莫斯科音樂院開辦 (1866)，柴可夫斯基就應聘到那裏去擔任和聲學教授。他教了十一年年頭。

在這一段生涯裏面，他的創造性底天才表現出充分的發展了。

在這裏我們還得加上幾句話：在司法部做事的時候，柴可夫斯基的餘暇時間完全化在歌劇院，跳舞會和晚會裏。進了音樂院之後，他從N·盧賓斯坦 (Nikolas Rubinstein) 習作曲法，從薩林巴 (Zarembo) 習理論。N·盧賓斯坦是他的老師和摯友，但是庸俗的盧賓斯坦卻不能了解柴可夫斯基。這中間的衝突，在本書裏面表現得無遺。但是通過N·盧賓斯坦，他纔得到終生沒有見面的梅克夫人底贊助（金錢的津貼和精神的鼓勵）。

現在回頭來說柴可夫斯基到莫斯科音樂院任教的情形：

那是一八六六年舊曆九月一日，一羣音樂家集攏在俄羅斯帝國風的老式兩層屋子裏；莫斯科音樂院開辦了。接待來賓的是一個眼睛活潑而有光彩的，頭髮亂蓬蓬地向後梳着的人。那是N·盧賓斯坦呀——著名的鋼琴家兼指揮，同時又是年青的俄羅斯音樂底名教師。這個音樂院十足是他的血肉底一部份；他是一個把全部生命浸淫到音樂藝術生活裏去的人。

在這種場合免不了互相道賀之後，一個年青人——教授裏面最年青的一個——出現了，他坐到鋼琴前面。莫斯科的人對於這位先生是不大知道的，只知道那是盧賓斯坦從聖·彼得堡請來的，剛從彼得堡音樂院畢業的小伙子。這個年青人的衣服很不華麗，這一點說明了他的出身寒賤。據說他到莫斯科來，所穿的舊熊皮大衣，還是詩人阿普赫丁(A. Apukhtin)借給他的。這一位新教授彈了格林卡的歌劇路斯蘭與盧德米拉(*Ruslan and Ludmila*)底序曲；演奏得實在太好了！這個人就是柴可夫斯基，對於莫斯科音樂院的生長和進展，他是最有功績的第二人。其後的十一年頭裏面，他在那裏教音樂理論，寫下了俄國第一本的和聲學。他成名之後，還不斷與音樂院接觸。第一次排演他的歌劇歐根·奧尼金(*Eugene Onegin*)的，也就是音樂院的學生。這一次歷史性的演出，是一八七九年三月十七日的事。(見蘇維埃文學 Soviet Literature 一九四六年十月號第七十一頁)

革命後，這個莫斯科音樂院已改名為柴可夫斯基莫斯科音樂院。建築物已在十九世紀九十年

代重修，現在能容兩千學生，學院本部共分五系，附設了一所音樂學校，一所中央兒童音樂學校，和一個歌劇研究部。音樂院裏面有一個可容兩千人的大禮堂，這大禮堂的音響之好，據說是很難得的；坐在最頂的樓上連舞臺劃一根火柴的聲音也聽得清清楚楚。

音樂院曾出了不少卓絕人才。柴可夫斯基的學生兼畏友，並且後來接替和聲學教席，最後又任院長的偉大音樂家泰涅耶夫（Sergei Taneyeff 1856-1915）就是一八七五年畢業的。現任院長舍巴林（V. Shebalin）是一九一八年的畢業生。

他一邊教書，一邊作曲。『在不斷緊張工作之中，他常常受到苦悶，不安和絕望的襲擊。這裏的原因有個人的，有家庭的，也有社會的：七十年代莫斯科生活空氣之窒息腐化，對於作家的多情善感的性格不能不起影響。精神的危機驅使他離開了音樂院。』（西尼亞維爾：俄羅斯音樂史綱，梁香譯，三三頁）。

這一段內心生活的痛苦，和在痛苦中產生的作品，都仔細記錄在本書裏面了。離開音樂院後，靠了梅克夫人的資助，他把全部精力放到創作上頭，同時到歐洲各地去旅行。直到一八九〇年九月至十月（還有三年的日子就結束了他的一生），梅克夫人突然謊稱破產停止了她的資助，並且對他斷絕了書信的往來——這給了晚年的他很大的痛苦，但他在那最後的幾年間也還創作出極其輝煌的作品（第六交響樂）。

他死於一八九三年。

三 柴可夫斯基博物館

柴可夫斯基晚年居留的地方，是離開莫斯科不遠的克林（Klin）。經歷了無數困苦與內心搏鬥而達到了人生的暮年底他，在這風景純樸美麗的田園中，作出了他最後的偉大作品。

克林的寓所，在革命後改爲柴可夫斯基博物館。至今訪問克林的人，還可以看到那大門上依然釘着柴可夫斯基所寫牌子：

彼得·伊里奇·柴可夫斯基寓

星期一、四下午三至五時見客。
現已外出。請勿按鈴。

經歷了無垠的苦難底柴可夫斯基，晚年極希望能有一個恬靜的田園，讓他靜靜地安住下來創作。例如他曾在莫斯科的一張報紙上登了這樣的廣告：

獨身男子徵租鄉下住宅一幢。

如我們在本書中所讀到的，他起先住在邁伊丹諾伏（Maidanovo），離克林僅二公里。他在那裏住到一八八七年年底。一八八八年四月他又到弗羅洛夫斯柯耶（Frolovskoye）村去，這裏也是離克林不遠的。到一八九二年五月他纔搬入克林。

關於克林和柴可夫斯基的寓所，史涅爾生（G. Shneerson）曾寫過一篇戰後的訪問記，載蘇聯音樂紀事（Soviet Music Chronicle）第八期（一九四五年八月莫斯科版），下面就是其中幾段的移譯：——

克林是莫斯科與列寧格勒的鐵路線上一個小站。都是些小屋子，花園，一條上了柏油的公路從左邊通入這裏。三點鐘火車，或者點半鐘汽車，就把你從莫斯科帶到克林。……

……我們登上一道狹窄的臺階，就走進柴可夫斯基生活和寫作的地方。一個很大的光線充足的房間，傢私簡單而有味道——柴可夫斯基的書房。掛着家族的遠親近親的褪了色的照片。書架上放滿柴可夫斯基的書，樂譜、禮物……。這裏有着許多俄羅斯作曲家和外國作曲家的集子，也有許多民歌集。莫扎特的全集共七十二卷，這是著名的樂譜出版商猶根孫送給他的。在許多樂譜和書籍的空白處和字裏行間，還有柴可夫斯基親筆寫下的若干斷想。……

……第六交響樂（是在這裏寫的——原）的草稿，用鉛筆寫在三張五線譜上。他的思想比他的筆跑得快，因此他只好用縮寫。柴可夫斯基就是根據這差不多是速記的草稿，寫出了他的那部交響樂來的。

這個博物館現在由本書將近末了的時候提到的B·達維多夫（外甥）保管，他已是七十內外的老人了。法西斯侵略軍到這裏的時候，他收拾了重要的手稿及品物，運到烏拉爾去，德軍於一九四一年冬天佔領了克林，住了二十三天，幾乎把這屋子燒去。

四 圍繞柴可夫斯基的人們

柴可夫斯基的兩個兄弟（阿納托和摩德斯特）和一個妹妹（達維多夫）跟柴可夫斯基都很要好；妹妹的莊園——卡明卡更是他常去之地。到了晚年，妹妹去世了，他就疼愛他的外甥。這些關係，我們在本書中是可以看見的。

然而本書展開了另外兩種特殊的關係——其一就是偶然的（出乎意料的）結婚，由結婚而起的不能忍受的痛苦，終於幾乎斷送了他的性命（他不止一次想過自殺，但是知識份子的懦弱，使他不能執行。）另一就是他和梅克夫人底多少有點神祕的關係。她是一個富有的，非常懂得音樂的寡婦。她非常歡喜柴可夫斯基的音樂，藉着N·盧賓斯坦的紹介，她按月送錢給他，使他不愁生活的困難，可以安心從事他的創作。

但這兩種關係顯然結局都很不完滿。結婚不久，他就訴說他的妻不能了解他；而到晚年，梅克夫人突然斷絕通訊及資助，他更不能了解她。他和妻子的鬧翻，常為世人所詬病；

梅克夫人的突然離開，常爲世人所不解。關係前者，在本書中已有足夠的資料，看出柴可夫斯基內心的矛盾，也許是那個婦人庸俗的想法，使這個偉大的心靈容忍不住。關於後者，本書只收了柴可夫斯基的兩封信，一封給梅克夫人而永遠得不到回信，一封給梅克夫人的女婿巴胡爾斯基，回信是有的，但客氣而且空洞，不能從那裏面看出什麼。可能是在那樣的環境裏面，梅克夫人受不住外來的打擊，纔決然斷絕一切關係的；本書的英文版編者，曾企圖用心理的轉變解釋梅克夫人突然決絕，這在譯者是不能同意的。

除了以上這些關係之外，柴可夫斯基的音樂界師友，也值得提一下。

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之神是莫札特(W. Mozart 1759-1791)。這個短命的天才那種樂觀的氣派，是在柴可夫斯基的身上重現而且深化了。在外國音樂家中，他佩服貝多芬(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-1827)他歡喜比才(Bizet 1838-1875)和他的卡門(Carmen)，他討厭瓦格納(R. Wagner 1813-1883)。在俄國音樂家裏面，他稱讚格林卡(Glinka)的作品，但是不佩服他的爲人，稱之爲『兩重人格』。他的音樂老師N·盧賓斯坦對他很苛刻，在這本書中，N·盧賓斯坦是以一個庸俗而惡毒的角色登場的，但是N·盧賓斯坦不僅僅從最初起就認識了柴可夫斯基的天才，而且柴可夫斯基的重要作品（到N·盧賓斯坦逝世爲止）都是由N·盧賓斯坦親自指揮或親自演奏（他本身是一個優秀的音樂教育家、組織家、指揮者和鋼

琴家)的。N. 盧賓斯坦的哥哥AI. 盧賓斯坦在本書中也偶而登場，不過他的活動場所是在彼得堡，與柴可夫斯基沒有太密切的關係。

柴可夫斯基和音樂五人團的關係是很值得注意的。當時五人團以爲人生而藝術做口號，抨擊N. 盧賓斯坦等一派爲藝術而藝術底唯美傾向；最初他們本來把柴可夫斯基歸入唯美派裏面。後來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裏，柴可夫斯基所表現的無比崇高的正義感，感動了五人團，（這在本書裏面是有敘述的）；於是纔開始了五人團和柴可夫斯基的並不十分密切的關係。柴可夫斯基這善良的靈魂，首先歡喜了坦率的巴拉啓列夫（Balakirev 1836-1910），有幾部重要的作品是寫明獻給巴拉啓列夫的。然後，里姆斯基·柯薩柯夫（Rimsky-Korsakov）——五人團中最有天才的作曲家——從柴可夫斯基的理論課本中學取了很多。

然而在同時代音樂家裏面，跟柴可夫斯基來往最密切，而爲柴可夫斯基最欽佩，視爲畏友的，則是泰涅耶夫。

五 柴可夫斯基和泰涅耶夫

關於柴可夫斯基和泰涅耶夫的關係，當泰涅耶夫三十週年祭的時候，蘇聯科學院院士音樂學者阿沙菲耶夫（Boris Asafiev）所寫的論文●，第七節裏面講得恰到好處。他說：

柴可夫斯基和泰涅耶夫是師生關係，他們兩個都有同樣的特性：愛艱苦的工作，受工作的基本規律所限制。他們兩個都能够很完滿地駕馭所謂『自己的想像底技術』，同時也都發展了創造性思想的準確性，而這是和他們所習慣的創作態度密切連結着的。柴可夫斯基是兩人中比較衝動的一個，樂想在他的心中比在較理智的泰涅耶夫心中，施以更大的壓力，因此柴可夫斯基在作曲的時候，往往是神經質地寫得極快的。……

他們之間的通訊，是一些無價的文件，它證明了這兩個偉大的俄羅斯作曲家底思想如何作創造性的交換——而他們兩個在性格上是那麼相異，但他們被獻身於音樂的那副精神聯結起來了。在他們兩人的作品中，『莫扎特』式的性質是主，『沙里愛里』(Schubert)的性質是從。這一點是不難了解的。柴可夫斯基和泰涅耶夫都崇拜莫扎特；他們之所以崇拜他，不是從風格家的觀點，而是把他的音樂當作充滿着理性，光明和生命的快樂底東西。

柴可夫斯基的音樂觀念顯然對泰涅耶夫的作品極有影響。但這些樂想並不以靜態的僵硬的形式出現；可以簡單的說，在泰涅耶夫的作品中，柴可夫斯基的抒情主義所產生的自發性底印象發生了一種詩化的、哲學化的抽象過程。既不能排除柴可夫斯基的樂想，唯一的辦法——在泰涅耶夫——就是把它們沿着更高水準發展。像這樣子，柴可夫斯基和泰涅耶夫的友誼，就恰如歌德(Goethe)和席勒(Schiller)的友誼似的，使兩個人互相得到好處。